

童年

【德】叔本华

我们在童年时，较常想入非非，欲望也有限，因而最不易被意志所撩动。这样，我们真实本性的绝大部分都被认知所占据。我们的智慧虽然未成熟，但跟要到七岁左右才定型的大脑一样，它的发育是相当早的。它在生存的整个世界不倦地寻求滋补，而这个世界那时还年轻、新鲜，万物都散发出天真烂漫的气息，结果使我们的童年岁月宛如一首无尽延伸的诗。因为诗歌作为艺术之灵，它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在万物的个体性中领悟到柏拉图式的理念，领悟到整个人类的起因。因此，万物皆具理念之光，从一物可见出万物之巧。

我们在童年的漫游中，没有任何清楚的目的，悄悄地关注着生活本身的根本性展露的事件和场景，参照着生活的基本形态和模式。我们像斯宾诺沙说的那样，“以永恒的神圣视野”看物，看人。我们越是年轻，就越会发现特定事物中表现出的整体类型和家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点日趋衰微。这也说明为什么事物在我们年轻时令我们产生的印象，与我们老年时获得的印象有天壤之别。

我们世界观的根基深浅，都是童年时确定的。这种世界观在后来可能会更加精致和完善，但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童年世界观的特性在于在纯粹客观里充满诗意，世界观的复杂在于意志尚未被呼唤出它的全部能量。与其说小孩是意志的存在，勿宁说他是认知的存在。因此，在许多孩子的眼中，都可以看到严肃沉冥的神光，这一点，拉斐尔曾得心应手地运用于他的绘画，尤其是表现在《西斯廷圣母》



这幅画中的小天使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童年时光是如此的美妙，以致每当追忆起来时，人人眼中都伴有一种渴念之情。



我们的价值，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智慧方面，都不是完全由外部得来，而是出自我们深藏着的自我本性。教育家不可能让一个天生的笨蛋变为一个思想家，决不能！他生为笨蛋，他必有笨蛋的一死。由此看来，对外部世界作直观感受式的深刻把握，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童年的环境和经历会在我们的记忆中产生如此坚实的印象。所以，我们完全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们三心二意。我们把眼前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这类事物的惟一代表，甚至惟一存在的东西。

☆思想像胡须，不成熟就不可能长出来。

☆与其不透彻地理解许多事，不如理解的事不多，但都能彻底。

人生格言

少年时

【英】罗素

当我快满十四岁的时候，我的思想转向了神学。在以后的四年中，我先后摒弃了自由意志、永生和对上帝的信仰。在那个过程中，我相信自己是非常痛苦的，虽



然在那个过程完成之后我发现那时的自己比处在怀疑中的自己快乐得多。当我反省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的不快乐来自寂寞的成分多于来自神学上的困扰，因为在整个四年中，我不曾与任何人谈及宗教，除了一个求知论者的家庭教师。他不久被打发走了，我猜想也许是因为他曾经鼓励我的非正统思想。


我一直保守缄默，因为怕别人笑我。十四岁的时候，我深信伦理的基本原则该是增进人类的幸福。最初，我认为那是无需证明的，而且假定那必然是普遍的观念。然后我惊讶地发现那种观点是被认为非正统的，而且被称为实利主义，于是我宣称自己是实利主义者。无疑地我曾对那个长长的词感到一份骄傲。但是那种宣称只给我带来了嘲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祖母不曾放弃任何机会以讽刺的态度向我提供一些伦理方面的双关语，而且要我按照实利主义的原则寻求解答。后来，当我准备安伯雷家谱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祖母也曾经向我的一个叔叔提出同样的双关语，当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于是我决定泄露我的思想。无疑的，我叔叔也曾经那样。嘲笑，名义上是有趣而实际上是敌意的表现，是对付年轻人的最坏的武器，即使不是残酷的武器；而那种武器却是不为人们所喜爱的。

当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哲学是被诅咒的东西——人们告诉我整个的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双关语加以总括：“心灵是什么？——不是物质。物质是什么？决不是心灵。”（在英文中，不是物质和决不是心灵又可解释为没有关系，或不要介意，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的回答又可译为：心灵是什么？——无关紧要。物质是什么？——不要介意。）这句话被人重复了十几次之后，就不再有趣了。

然而，关于大多数的论题，气氛仍然相当自由。比如说，达尔文主义被认为是当然的。我十三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正统的瑞士籍家庭教师，由于我说了某一句话，他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我怜悯你，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是达尔文主义和基督徒。”那时我并不相信二者的不可共存性，但是假如我必须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达尔文。

☆我们要学习思考，然后再来写作。

☆意志、悟性、想像力以及感觉上的一切作，全由思维而来。



人
生
格
言

生命的阴影

【法】安德列莫洛亚

一天，司汤达在他的腰带上写道：“我快五十岁了。”然后，又仔细地将他热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一一列在单子上。虽然，他比世界上许多别的男人更成功地用珍贵的钻石首饰来打扮她们，可是，这些女人还是显得很平庸。二十岁时，他曾为自己的爱情生活梦想过许多的理想的奇遇。由于他对爱情的敏感和极重感情，他的这些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却一个也没有来到他的身边，他只有在他的小说里，在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中，才见到了他梦想的女人。穿越生命的阴影时，司汤达为以前没有遇到、今后也不可能遇到的爱人哭泣。

“我刚过五十岁”我们的作家这样想。他做了些什么？表达了什么思想？在他看来，要说的话太多了，他刚刚想出自己该写的书。然而，他还能工作几年呢？心脏跳动已不再那么有力，晚上一看书，眼睛就难受。十年？十五年？“艺术长久，生命短暂”这句从前他认为正确而平淡的警言，忽然间充满了哲理。他能否像普鲁斯特那样，有闲情去《追忆逝水年华》呢？衰老是比苍苍白发和道道皱纹更可怕的一种感觉，它使人感觉一切都为时过晚，时光永远消逝，生命的舞台从此将属于下一代。衰老最大的悲哀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心灵的冷漠。在穿过生命阴影的过程中，行动的愿望消



失了。在经历了五十年的磨难与失望之后，我们还能继续保持青年时代那种好奇心、那种求知欲、那种对新生事物所抱的宏伟的希望、那种毫无保留的爱、那种确信真、善、美自然统一的想法和对理性力量的信心吗？

在生命阴影的另一头，思想进入一个光线柔和和稳定的领域。希望之光再不会使你眼花缭乱，你会客观地看待人间的事情。当你爱过一个漂亮女人之后，你怎么还会相信虚荣的女人们具有良好的品德？当你在艰难的一生中，发现没有任何深刻的变化能战胜人的本能，只有最古老的习俗和陈旧的仪式抑制着文明的产生，你怎么会相信人类会进步呢？

老人会这样想：“这又何必呢？”这也许是他最危险的口头禅，因为说完“何必要斗争呢？”之后，他有一天就会说：“何必要走出家门呢？”再接着就是：“何必要床呢？”最后，他就该说：“何必要活着呢？”这样就敲开了死亡的大门。

☆善于思考的人思想急速转变，不会思考的人晕头转向。

☆要记着，幸福并不是依存于你是什么人或拥有什么，它只取决于你起的是什么。

人
生
格
言

钟面

【捷】米兰·昆德拉

必须懂得生活的钟面：

直到某个时刻，死亡遥远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它漠不关心。它是不必看的、看不见的。这是生活的第一阶段，最最幸福的阶段。

随后，我们突然看到死亡就在我们面前，驱也驱不走，它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不过，既然不朽和死亡难分难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不朽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刚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关怀它。我们为它定做一件无尾长礼服，为它买一条领带，生怕由别人来为它选择上装和领带，选择得不好。这就是歌德决定写他的回忆录《诗与真》的时候，也是他邀请忠心耿耿的埃克曼到他家里来，允许他写《歌德谈话录》的时候。这个谈话录也是一幅在画中人亲切的监督下画成的美丽的肖像画。

当一个人睁眼就看见死亡生命的第二阶段以后，接着是最最短暂、最最秘密的生命的第三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事情，人们所知甚少，而且并不谈及。人们精力衰退、劳累不堪、气息奄奄。

劳累是生命之岸的无声桥梁。死亡近在咫尺，人却懒得再去看它，像从前一样，它是不必看的、看不见的。不必看的，就像一些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东西一样。

疲惫的老人从窗户看出去，注视着棵棵树的叶子，他在心中默诵这些树的名字：栗树、杨树、槭树。这些名字就像它们代表的形体那么美。杨树高大挺拔，就像个举臂向天的运动员，也可以说像一股凝定了的窜向天空的火焰。杨树，啊，杨树。

不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幻想、一个空洞的字眼、一丝人们手持捕蝶网追赶的气息如果我们将它和疲惫的老人看到的窗外的美丽的白杨树相比的话，不朽，疲惫的老人根本不再去想它了

生之意义

【英】毛姆

如果死亡终止一切，如果我既无死后有福的希望，又不怕祸患，那么我必须问自己，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既来了，应该如何为人。

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可是这回答太令人扫兴了，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那就是：人生没有道理，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在这里，是在一颗小行星



星上作短暂的居留，这颗小行星绕着另一颗小星旋转，而那颗小星又是无数星系中的一颗。也许只有我们这颗行星上能有生命。或者在这宇宙的其他地方，别的行星可能已经在形成一种适合于某种物体生存的环境，可能正是这种物体经过亿万年漫长的时间逐渐生成了今天的我们这些人。

倘若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真的，这个行星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到时候所有生物都不能在它上面生存，最后宇宙将到达那终极平衡阶段，一切归于静止。而人，在这情况到来的亿万年以前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他是否曾经存在过，可能设想有什么意义吗？他将成为宇宙史上的一章，犹如记述原始时代地球上生存过的奇形巨兽的生活故事的一章，同样毫无意义。

于是我必须问我自己，这一切与我有何关系？这不是我在说话，这是我心中的渴望在说话，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渴望坚持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自我主义。我们大家从来不知多少年以前开始使一切活动起来的那种古远的能力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它是每种生物保持生存的自我执著所必需的，它使它们活着。这是人的根本。它的满足就是斯宾诺莎所说，我们所能希望达到的最高极限——自我满足，

“因为人们保存自己，并没有任何目的”

我们可以设想，精神在人体内发光，是让人用以应付周围环境的经过千秋万代，它还只发展到仅能应付实际生活的些主要问题可是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它似乎终于超越了他的直接需要，随着想像力的发展，人将他的环境扩大到了肉眼看不见的事物，可我们知道他当时是用什么回答来满足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在他体内燃烧的能力是那么强烈，他不可能怀疑自己的巨大力量他的自我主义是无所不包的，因而他无从设想自己毁灭的可能性。这些回答至今使许多人感到满意它们使人生有意义，给人的虚荣心带来安慰。

☆善于思考的人思想急速转变，不会思考的人晕头转向。

☆要记着，幸福并不是依存于你是什么人或拥有什么，它只取决于你想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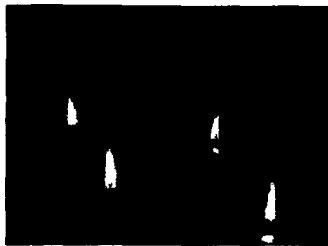
人
生
格
言

灭亡的观念

【美】理查德·泰勒

我们对什么感到畏缩？对毁灭，也就是对化为乌有感到畏缩吗？不妨思考一下：一片树叶、一株小草、一只昆虫，这些东西可能毁灭，或者不可避免地而且迅速地消失，你为此感到沮丧吗？相比之下，一块卵石的持久存在会使你感到宽慰吗？

不。它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们存在或不



存在，曾经存在或从未存在，都无关紧要。它们每时每刻成百上千地产生和毁灭，都无足轻重。它们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什么东西才是举足轻重的呢——举例来说，人或民族。任何一个人或民族的灭亡都不是小事。然而，难道他们的化为乌有使你感到恐惧吗？想一想在你之前逝去的亿万人，他们是谁呢？这重要吗？这重要吗？人必有一死，这使你感到惊骇吗？想一想那些民族，兴起了而后又毁灭了，现在你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并且只知道其中一部分的名称，其余的连名称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人们偶尔想到它们的灭亡，也许有些伤感，但肯定丝毫不会感到恐怖和畏惧。



简言之：事物不断地生而又灭，这种生死交替与存在本身一样明显，而且与存在是不可分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人惊恐，也没有提供令人不安的事实使某些人

沮丧、发疯，使另一些人皈依宗教，或者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贪婪和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只不过使柏拉图这样的形而上学家感到迷惑或沮丧罢了，因为他更喜爱精神的实在性、不变性，甚至永恒性。

事物本身——有时可爱，有时丑陋，但始终在运动——从不使我们烦恼，本来就是如此。使我们烦恼的是虚无的临近，是对自己必有一死的认识。我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正悄悄地逝去，无可挽回。古代的沙漏计时器是这种灭亡观念的一个极好的象征：虚无持续不停地取代着存在。通过沙漏，我们似乎看到现实世界正在悄悄地消逝，然后到了终点，以致全部灭绝。

☆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大胆的幻想那样能促进未来的创立。今天的空想，就是明天的现实。

人生格言

☆思想的动摇并非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的徘徊。

天国

【美】海伦·凯勒

在我心灵的天空中，信心之光永不黯淡。当我想像从尘世梦里醒来，却有身处天国的感觉，那滋味的美妙犹如从骇人恼人的噩梦中醒来，恰好有张可爱的脸正朝着你微笑一样，几多甘甜和欣慰，心态得以平衡。我一直以为，并且从没有动摇过，我所失去的每个亲人、朋友，都是尘世和那个早晨醒来时的世界之间的新的联击者，虽然我已无法听见人们亲切的话语，虽然我心中还有未散发的悲切，然而我又不禁为他们备感高兴。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会害怕死亡，死其实不足畏。尘世的喧嚣生活，支离破碎又寡淡乏味，而死去则是永恒的生命，是一种重逢及和谐。明白这一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又何必悲悲切切呢！我在想，假如我的双眼在未来的世界上可以睁开，我只需生活在我心目中的乡村就已觉得心满意足，我坚定的思想，使我不听话的眼睛把视线投向那也是些转瞬之间即逝即变的景象。

如果我那些先我而去的亲人、朋友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可以活下，那我绝无二话，甘冒万死之风险去争取这样的机会，而不会因犹豫、迟疑让他们的灵魂不安或有怨言。一旦事后发现并非如此，我将思量不在离去者的欢乐上投下阴影，因为还有一个不朽的机会。我有时想，天上人间，究竟谁最需要欢娱，是地上的探索者还是那些已在上帝的庇护下观望天下的人？如果都是靠了一个太阳，在尘世的阴影下



想像，那黑暗的感觉将是何等真切！

如果我们为崇高、纯洁的情和爱所感动，想起已逝去的人，心内顿觉无限温馨，感到有一股力量在缩小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不正是件美妙的事。有这种信念，就会有力量去改变死者的面貌，使不幸转变成为了赢得胜利的奋斗，为那些连最后一点支持力量都已经被剥夺掉的人们点燃激动之火。如果我们深信不疑：天国就在自己心中，而不在身体之外的什么地方，那就没有所谓的“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所应该做的不外乎竭尽全力地去做、去爱，不断地盼望，并用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天国的绚烂多姿的光彩去照亮、去驱散我们四周的漆黑。

天国不是虚幻的，也远非世人从固有的想像中所料到的那么卑微，那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实体，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没有自私，没有争斗，只有慈祥，只有互助。天使缓缓经过，不时抛下知识的黄金果实，让世人采用，生活在爱的氛围之中。



☆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除蠢人外，谁也不想坚持错误。谚语说，重新考虑最好。

☆既想到开始，也要想到发展，而尤其是不能不想到结局。

人
生
格
言

固定的震慑

【英】劳伦斯

我们必须选择生，因为生决不会强迫我们。我们有时候甚至根本不能选择，对死亦然。然后，生命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使人感到有一种温和的安宁。但我们最终可能会断然否认这种安宁，因此我们断无安宁可言。我们可能会完全排斥生活并最终排斥自己。除非我们将自己的意志支付给生命之流，否则，我们就是毫无生命的尤物。

如果一个人除了死别无选择，那么，死亡就是他的光荣、他的满足。如果他的不满和抵抗都是冷漠的，那么，冬天就是他的命运、他的真理。为什么一定要诱骗或威胁他去发表生的宣言？就让他去全心全意地宣告死亡，让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灵魂，并从中发现他的生命是急速地趋向生或是死，当他找到了以后，就让他自己行动，因为天下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谎言。如果一个人属于不可逆转的死亡之路，那么，他至少可以心满意足与顺从自我满足的谦卑和安宁的真正自己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安宁存在于我们接受生命之时，当我们接受死亡时，有一种和安宁相对应的无望，那就是沉寂和顺从。

生命不能打破固执已见的意志，死亡却做到了。死亡强迫我们，不给我们以任何选择。任何比较都是死亡，不是其他而是死亡。

对生命，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默认它并与它一致。如果我们兀自站立，



我们将被排斥，被从生活中驱赶出去，生命的服务是自觉自愿的。

在‘生命与宗教的关系中已经发生了逆转这似乎有点不那么现实，就像奇迹一样，不十分可信，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它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我们知道，用我们的灵与肉的全部来执行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完成死亡的活动。我们已经把自己全部的灵与肉投入到制造残废的发动机、死亡合唱中包围世界，不让任何东西逃跑。我们充满了强迫性的疯狂，我们的坚固的意志已经和强迫，和死亡的巨大发动机协调一致了。

可见，我们的基本存在已经显现。不错，我们的旗帜上公开地写着安宁，但不能让我们因为躺下而退化。残废的威力震慑我们全身，已经在我们身上聚集了一百年。对死的激情早在我们的父辈那儿就开始累积起来了，它一代一代地滋生，越来越强。在我们的内心，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点。

☆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思想，你的思想方法，即熔铸思想的模子却必须是你自己的。

☆一分钟的思考抵过一小时的唠叨。

人生格言

精神的诞生

【俄】列夫·托尔斯泰

“你们应当重新诞生。”基督说。并非有人命令人诞生，但是人不可避免地要被导致到这上面去。为了获得生命，他需要在今世中重新诞生——生出理性意识。

人被赋予理性意识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理性意识向他揭示的幸福之中。谁把自己的生命投到这个幸福中，谁就获得了生命；谁不把生命投放到这个幸福中，而是投放到动物性躯体幸福中，谁就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剥夺了。

承认人的生命只是追求人躯体幸福的人是听到了这些话的，他们也不是不承认这些话，而是不能理解它们。他们觉得这些话或者是毫无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东西很少，意味着某种故意装出来的感伤的、神秘的情绪。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话的意义，因为这些话解释的是他们达不到的那种状态，正像干燥的、没有萌芽的种子是不能理解潮湿的、已经发芽破土的种子状态一样。对于干燥的种子来说，照射着将诞生的种子的太阳，无非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偶然现象——多一些热和光而已，但是对于已经抽芽的种子来说，太阳却是诞生生命的重要原因。人也是这样，对还没有经历过动物性躯体和理性意识的内在矛盾来说，理智的阳光仅仅是感伤的神秘词语，只是毫无意义的偶然现象。太阳只引导那些已经有生命萌芽的人走向生命。

那么生命是怎样诞生的？它为什么，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诞生？它是否不仅在人身上，还在动物、植物身上？对于这一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了解的。耶稣基督在谈到人的生命诞生时说，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也不可能知道这个。

的确，人怎么能知道生命是怎样在他身上诞生的呢？生命是人的光明，生命就是生命，是一切的开始，而人又怎能知道生命是如何诞生的呢？对人来说那种被诞生和死亡的东西并不是生活着的东西，而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出现的东西。生命，真正的生命永远存在着，因而对于人来说它不能生，也不能死。

毁灭

【俄】列夫·托尔斯泰

肉体死亡时最后一个意识的消灭不能消灭真正的人类自我，就像每天的入睡不能消灭它一样，任何人都是从来就不怕睡觉的，尽管睡梦中会出现和死亡一样，这不是因为他想过了，而是因为过去入睡后他总是又苏醒，所以他认为还会再醒过来的（这个推断是不正确的，他可以一千次睡醒，而在第一千零一次时醒不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进行这种推理，而这个推理也不可能安慰他，但是人们都知道，他的真正的自我是超时间存在的，因此那种暂时出现的意识中断，是不能破坏他的生命的。

假如一个人睡着了，就像神话中说的那样，睡了一千年，他会睡得很安静，就像只睡了两个小时。对于非时间性的、真正的生命来说，中断一百万年和中断八个小时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对于真正的生命来说时间根本不存在。

肉体毁灭了——今天的意识也就毁灭了。

但是现在，人们应该习惯于自己肉体的改变和意识的替换。要知道，这种变化从人们记事之后就开始了，而且从不间断。人们并不怕自己肉体的变化，不仅不害怕，反而更经常地希望这种变化加快，他们总希望长大、恢复健康。人曾经是一块红色的肉，他的意识全部在于胃的要求，而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的有理性的男人，或者成了一个喜爱孩子的妇女。要知道无论在人的肉体中，还是在意识中都没有任何相似的东西，并不是与肉体诞生一起开始的，而是在肉体之外、时间之

